

# 那些脸熟的陌生人

曾利华

小区隔壁是一家准五星级酒店,于是,毗邻马路三幢楼房间的空坪和煤房就被酒店租赁做了停车场。

作为小区的住户,几经交涉,酒店终于应允,只要停车场有空位,我随时可择位泊车。

早出晚归,取车泊车,我自然与停车场的保安混了个脸熟。

但说实话,也仅是脸熟而已,彼此是叫不出名字的。这固然有我没打算真正认识他们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而言,我只是他们人生中偶有的一个交集,他们每天忙忙碌碌,指引着来自天南地北入住酒店的司机停车,也无暇认识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岁月的更替中,停车场就像穿城而过的那条小河一样多年不曾改变,但那些高的、矮的、瘦的、胖的、皮肤白暂抑或长得黝黑的保安,这些年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少有人能坚持工作两年以上。

其实,也不难理解,在这座堪称全省最大的县级城市,月薪不足2000元,如果不是找不到更好去处的大男人,谁愿意拿着这样微薄的薪水整天守着一大堆小车闻着尾气过日子?

大概知道我是小区的住户,每每我驾车进入停车场,一些值守的保安在热情地提示我是否有空位后,往往就远远的看着我将车泊好。只有那些新来的保安,见我驾车开进停车场,便会欠身而起,脸上浮起斑斓的笑容,手中拿着一个登记本,急速而来,热情地说,老板您好!前面还有两个空位。同时还会认真指引我将车稳稳地倒进空位,反复叮嘱我关好车窗锁好车门拿好行李,然后才放心离去。

停车场的条件很简陋,在两幢楼的空地搭个雨棚,为车辆遮阳挡雨,连车位线也没有划。保安值班的地方也只是一间窄窄的简陋的煤房,甚至没有遮风挡雨的木门。室内除了一张四腿的陈旧铁椅,还摆满了啤酒瓶等

杂物,零乱不堪。在闷热的夏夜,煤房中蚊蝇飞舞,只有一把古旧的风扇伴着值守的保安挨到天亮。寒冷的冬夜,北风肆虐,值守的保安也只有开着烤火炉熬过漫漫长夜。

曾有那么一个深夜,凛冽的寒风嗖嗖地刮个不停,我从单位加班回来,开车路过保安的值班室,赫然发现值守的保安裹着一件长长的军大衣,靠在铁椅上歪着头,睡得很沉很沉,匀称的鼾声在寂静的煤房中,似乎在诉说生活的不易。烤火炉散发出橘黄色的光芒,映照在保安那张消瘦沧桑且尽显疲态的脸上。这一幕无端地让人想起记忆深处某个触动人的细节,令人垂怜。

车子从值班室前驶过,马达声也没有将他惊醒。想必保安太累太累。

时隔多年,那个保安早已辞去工作,不知去向。他和众多的保安一样,于我而言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他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选择做保安,我一无所知。然而,时至今日,每次路过那间狭小的值班室,我总会想起那个深夜,那张消瘦沧桑的脸。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知晓姓名的保安叫胡友根,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保安。不过,我与他说的话也就十来句,他的名字还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当我下得楼来匆匆忙忙去停车场取车时,胡友根便走过来对我说,老板,帮个忙好吗?

我一愣,这个常指引我倒车的保安称我一介平民为老板,会让我帮啥忙?我又能帮上啥忙?

但既然人家问了,我也就回应:啥忙?你说吧。

是这样,中秋就要来了,酒店给我们分了任务,推销一些月饼,您能帮忙买一盒吗?

见我迟疑,他接着说,98元一盒的月饼,酒店收我们50元,我照原价给你!



看着他真诚的笑脸,我想,他之所以找我,前提是基于对我的信任。我掏出50元递给他。他接过钱后要我等会,说是去拿月饼。

我说,明天吧!现在我得去上班了。他顺从地点了点头,并跑到我的车前,记下了我的车牌。

翌日早上,我去停车场取车时,发现雨刮器下卡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老板,月饼我已带来,出车时请呼1577342……,我在三岗,接您电话我马上过来。落款是胡友根。

胡友根的字道劲有力,写得很漂亮。我曾经在讲台上站过12年,但我的字还不及胡友根的好,这让我很敬佩。同时,我也很感动,为胡友根对我的信任和他的责任心。

我终究没有打胡友根的电话,以至于后来他找到我时,硬要将50元现金返还我。我费尽口舌说是将月饼送与他小孩子吃,他才释怀。

其实,在停车场如胡友根一样有责任心的保安也不少,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坚守岗位,尽心尽力,尽取尽责,为陌生的客人服务。当然,也有极个别庸懒的保安,看到我们这些非入住酒店的小区住户,很少主动提供周到的服务,当我们驾车驶进停车场时,他们甚至只抬头望一眼,便又低头玩手机去了。

而我,也早已习惯了人生中的这种陌生。我深知,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擦肩而过的总是大多数。很多人之间虽然彼此脸熟,但因为各自忙碌的生活,终究无暇、不愿走进对方的人生。

# 有腔调的父亲

宋捷

父亲离开我们10个月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第一次和父亲天地相隔,内心怅然。

虽然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坦率地说,我对父亲的认知一直模糊。我总感觉到,说他因循守旧,他却不乏创新的举措;有时不近人情,却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他其实是贫穷的,却在某些时候千金一掷;他似乎没有什么牵挂,却一直惦念着他曾领导过的一家大型国企……

年轻时,父亲迷恋摄影。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大连工作时,就节衣缩食买了一架昂贵的苏制相机,并为母亲和我们兄妹俩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瞬间。然而,在父亲就任厂长的10多年间,他不仅没有给我们家人拍照,与亲友的合影也极少。而就在同一时间段里,他却在厂里留下许多镜头:有接待外宾的,有在生产一线的,有参加党代会职代会团代会的,还有新品开发、党建创新、民兵打靶、青工踢球、歌咏比赛……父亲去世后,我带着他未了的心愿,走进了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工厂。工厂已经改制重组并入央企。我在企业档案室里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在几十本老相册中流连,边翻阅边翻拍,留下了100多张珍贵的照片。

我从小到大,父亲虽然从来没有打我骂我,但他的不动声色、不言自威,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些许阴影。他很少和我们说笑,更从不当面夸奖儿女。我写了30多年新闻稿件,他从未点赞过一次。在厂里,他也不苟言笑,还制定了诸多在当时看来近乎严苛的条规,如在本地最早推行经济百分制,动不动就扣钱,厂里的后生们也很怕他,背后送他一个“宋大扣”的外号。然而,父亲心底里还是喜欢年轻人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让企业可持续发展,厂里出巨资在上海理工大学委培了一个班。这批大学生毕业后到厂里后,父亲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长。年轻人喜欢蹦蹦跳跳,苦于没有场地,他便说服其他班组成员,先不盖办公楼,却建起一座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多功能舞厅,还建了标准球场,他带头和青年人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跳交谊舞。

父亲做事古板。在他的色彩世界里,仿佛只有黑白两色。人家找他办事,他常常生硬地回绝,为此得罪过不少人。他不仅是对外人,即便对唯一的儿子也不例外。有一年,厂里向社会公开有奖征集厂徽,我设计的一款作品入选了,并被应用在新厂门上。父亲知道后,再一次干预了:创意无偿使用,不发一分钱奖金。

可是,古板的人并不一味地古板。父亲去世后,几乎所有老同事都众口一词,夸他思维超前,有胆有识,很有气魄。无论是企业转型、新品开发、机制创新、管理规范,他都有创新之举: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从国外引进膜式壁生产线,领跑全国同行;当工业锅炉做得风生水起时,他想到了开发电站锅炉,并新建了苏中最大的车间;他力排众议与港商合资,兴办了华东首家集装箱制造企业。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父亲并不富有,但他自有他的腔调。他最显著的腔调是西装和请客。

他一生注重仪表,总是西装革履,西装和领带放了满满两个橱柜。有一次,我要参加一个重要外事活动,居然找不到合适的行头,不得已穿上了父亲的一套老西装,竟然博得了一致好评。

父亲喜欢请客,尤其是即兴找个由头邀请老家的亲戚朋友欢聚一堂,无论大小事情,礼金分文不收。退休后,他的收入是我们全家最低的。他自己平时也非常节约,但在外人面前,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腔调。三年前,他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皮夹子也不忘记放在身上,甚至住进了重症病房,醒来后也用眼神四处找皮夹子,仿佛随时要请客。

去年这个时候,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彼时,他最大的心愿,是想去一趟已经从市区任港路搬迁到城市北边的工厂,那是他大半生魂牵梦绕的地方。然而,那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两个月了。最终,他未能如愿以偿,却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

也许,对于我这位有腔调的父亲,我才读懂了一个扉页。

# 叫一声“满妹儿”添情缘

徐艳丽

时入初夏,却被连日的阴雨天气压抑心头。远眺窗外,一棵棵大树随风摇曳,我不禁联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训——我又想我那远去的爸爸了,也思念那位已故的罗老父亲。

罗老父亲是爸爸在衡阳市中心医院的病友,也因脑溢血早爸爸半年住院。两人同病相怜,隔床而卧,相处半年,也让两个陌生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只有当家里有了病人,特别是有了重症病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困难,也能考验家庭或家族成员的团结与良心,考验儿女们的孝心。

初识罗老爷子,他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四肢蜷缩在病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让人很难想象到眼前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曾经也是位一米八高个的铮铮汉子,看了直叫人心酸。我们后来得知,老人退休前是一所高级中学的教师,桃李满天下,享受着政府津贴,一生与人为善,乐于奉献,然而在病魔面前也不得不低头。病后的老人已经完全不

能自理了,大小便均在床上。他的儿子媳妇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小孩,无奈,只能请护工护理。一有空,儿子媳妇们床前床尾轮流照顾,丝毫不敢怠慢。

我那时正和家人全天候陪护昏迷不醒的爸爸。每天,我都试图用声音来唤醒沉睡的爸爸,我一声声的叫着“爸爸”,望着毫无知觉的爸爸,每次都是泪流满面。

有一天,我依旧叫着“爸爸”,却听见邻床的罗老爷子应了声:“哎,你是我满妹儿吧?满妹儿,你来看我了,我好想你呀!”顿时,双方家人哭笑不得。他的大儿子告诉我们,当初罗老爷子生育了两个儿子后就再生个女儿,可哪知老三仍是一个小子。因此,在他老人家心中,“满妹儿”情结就油然而生了,以至在病床上,他也不忘幻想有一个“满妹儿”来看他……

长时间的相处,我发现老爷子及他的家人都是善良又热心的人。比如,我的爸爸要做手术了,他们都会来帮忙;遇到床位紧张时,他们会把陪护床让给我们睡;别的病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们

都会解囊相助……更巧的是,罗老爷子的老家和我婆家是一个地方的,于是妈妈对我说:“崽,老人家叫你时,你就应了吧,也叫他爸爸,还他一个心愿,你也多一份亲情。”从此,我便成了老人的“满妹儿”。都说老小老小,自从我做了罗老爷子的“满妹儿”后,老爷子吃饭要我喂,还说“满妹儿喂的饭好呷些。”晚上,他身体痛得睡不着的时候,要和我聊天。虽然他有时会讲胡话,但是从他老人家的身上,我也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半年后,爸爸出院回家,而罗老爷子还住在医院。我也多次去医院看望老人,每次只要听见我的声音,他总会高兴地叫我“满妹儿”,用他那干枯的手艰难地抚摸着我的头,就像父亲般慈爱。2014年5月,老人去世,我以女儿的身份参加家祭,行跪拜之礼。我做了老人六年的“满妹儿”。尽管只有六年,但这份情,这份爱,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老人走了,思念不会走,亲情不会走,哥嫂们现待我如手足。

罗老父亲,您在天堂还好吗?“满妹儿”想您了!爸爸,女儿想你了。